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揮麈後錄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熊中文

揮麈後録卷三

宋 王明清 撰

宋興已來宰輔封國公者已見宋次道春明退朝録自熙寧以後者今列於後

陳丞相秀　王文公舒荆　王文恭郇岐

韓獻肅康　章子厚申　韓文定儀

蔡元長嘉衛魏楚陳魯　童貫涇成益楚徐豫　何正憲榮

鄭文正 崇宿燕　余源仲 豐衛　劉文憲 康

鄧子常 華　王黼 崇慶楚　蔡攸 英燕

白丞相 崇　呂忠穆 成　張忠獻 和魏

秦忠獻 華慶冀秦魏益　張循王 濟廣益　韓蘄王 英福潭

秦熺 嘉　陳文恭 信福魯　湯進之 榮慶岐

虞忠肅 濟華雍　史文惠 永衛魯魏　陳正獻 申福魏

梁文靖 儀鄭　趙丞相 沂　王丞相 信福冀魯

周丞相 濟益　留丞相 申　京丞相 魏

謝丞相　　明清

蔡元道作官制舊典極其用心甚爲詳縝但事有抵牾或出於穿鑿者有所未免明清嘗略引舊文以證數項於印本上簽貼呈似遂初尤丈延之深以歎賞其帙尚存尤丈處不復悉紀姑以一條言之熙寧三年許將以磨勘當遷宰相王安石方欲抑三人之進取遂轉太常博士初下筆方成大字堂後官以手約定具陳祖宗舊制當遷右正言安石乃改大字右筆作

口字因知前輩堂後官猶能執祖宗之法耳時先公掌外制乃見而知之者明清以謂磨勘吏部成法非宰相所得而專縱使有之王荆公之文過執拗世所共知當新法之行雖韓范歐富司馬諸公與之爭悉不能回其意豈一堂吏能轉其筆耶元道云先公即延慶王荆公薦李賓深時蘇子容李才元宋次道繳其改官除監察御史之命荆公改授延慶即爲書行延慶字仲遠文忠齊之子也别命書讀始此

方通興化人與蔡元長鄉曲姻婭之舊元長薦之以登
要路其子軫宏放有文采元長復欲用之軫聞之即
上書訟元長之過既達乙覽元長取其疏自辯云大
觀元年九月十九日敕中書省送到司空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劄子奏伏蒙宣示方軫章疏
一項論列臣睥睨社稷内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爲司
空效曹操自立爲魏國公視祖宗神靈爲無物玩陛
下不啻若嬰兒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上

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恐赫天下威震人主禍移生靈風聲氣燄中外畏之大臣保家族不敢議小臣持寸禄不敢言顛倒紀綱肆意妄作自古爲臣之姦未有如京今日爲甚爰自崇寧巳來交通閹寺通謁宮禁蠧國用則若糞土輕名器以市私恩内自執政侍從外至帥臣監司無非京之親戚門人政事上不合於天心下悉結於民怨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三衛興三舍祭天地於西郊如此之類非獨無益

又且無補其意安在京凡妄作必持説劫持上下曰此先帝之法也此三代之法也或曰熙豐遺意未及施行仰惟神考十九年間典章文物粲然大備豈蔡京不得馳騁於當年必欲妄施於今日以罔在天之神靈凡欲奏請盡乞作御筆指揮行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歛天下怨而後巳是豈宗社之福乎天下之事無常是亦無常

非可則因之否則革之惟其當之爲貴何必三代之爲哉李唐三百年間所傳者二十一君所可稱者太宗一人而已當時如房杜王魏智慮才識必不在蔡京之下竊觀正觀間未嘗一言以及三代後世論太宗之治者則曰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京不學無術妄以三代之說欺陛下豈不爲有識者之所笑也

元豐三年廢殿前廨宇二千四百六十間造尚書省

分六曹設二十四司以總天下機務落成之日車駕親幸命有司立法諸門牆窻壁輒增修改易者徒貳年京惡白虎地不利宰相盡命毀圻权置禁中是欲利陛下乎是謂之紹述乎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建置四輔郡遣親信門人爲四輔州總管又以宋喬年爲京畿轉運使密諷兖州父老詣闕下請車駕登封意在爲東京留守是欲乘輿一動投間竊發呼吸羣助不知宗廟社稷何所依倚陛下將措聖躬於何

地臣嘗中夜思之不覺涕泗横流也臣聞京建議立方田法欲擾安業百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況數年間行鹽鈔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脫賺客旅財物道塗行旅謂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行旬浹又報鹽法變矣鈔爲故紙爲棄物家財蕩盡赴水自縊客死異鄉孤兒寡婦號泣㰍天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聞者爲之傷心見者爲之流涕生靈怨歎皆歸咎於陛下然京自謂暴虐無傷奈皇天后土之有靈乎

所幸者祖宗不馳一騎以得天下仁厚之德涵養生靈幾二百年矣四方之民不忍生事萬一有壟上之耕夫等死之亭長嘯聚亡命於一方天下響應不約而從陛下何以枝梧其禍乎內外臣僚皆京親戚門人將誰爲陛下使乎京乘此時談笑可得陛下之天下也元符末年陛下嗣服之初忠臣義士明目張膽思見太平投匭以陳已見者無日無之京鉗天下之口欲塞陛下耳目分爲邪等賊虐忠良天下之士皆

以忠義爲羞方且全身遠害之不暇何暇捄陛下之失乎奈何陛下以京爲忠貫星日以忠臣義士爲謗訕詆誣或流配遠方或除名編置或不許齒仕籍以言得罪者無慮萬人矣誰肯爲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髫一頑童耳京遣攸日與陛下游從嬉戲必無文武堯舜之道啟沃陛下惟以花栽怪石籠禽檻獸舟車相銜不絶道路今日所獻者則曰臣攸上進明日所獻者則又曰臣攸上進故欲愚陛下使之不知天下

治亂也久虛諫院不差人自除門人爲御史京有反狀陛下何從而知臣是以知京必反也臣與京皆壺山人也案讖云水遶壺公山此時方好看京諷部使者鑿渠以遶山日者星文謫見西方日蝕正陽之月天意所以啓陛下聰明者可謂極也奈何陛下略不省悔黙悟帝意止於肆恩赦開寺觀避正殿減常膳舉常儀以答天戒而已然國賊尚全首領未聞梟首以謝天下百姓此則神民共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

久矣陛下勿謂雉鳴乎鼎穀生於朝不害高宗太戊之德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害堯湯之聖古人之事出於適然今日之事禍發不測天象人情危懔如是伏惟陛下留神聽覽念藝祖創業之難思履霜堅冰之戒今日冰已堅矣非獨履霜之漸願陛下早圖之後悔之何及臣批肝爲紙瀝血書辭忘萬死叩天閽區區爲陛下力言者非慕陛下爵禄而言也所可重者祖宗之廟社所可惜者天下之生靈而自忘其言

之迫切陛下殺之可也赦之可也竄之可也臣一死
生不繫於重輕陛下上體天戒下顧人言安可愛一
國賊而忘廟社生靈之重乎冒瀆天威無任戰慄之
至謹備録如右臣讀之駭汗若無所容臣以愚陋備
位宰司不能鎮伏紀綱訖無毫髮報稱徒致姦言干
浼聖聽且人臣有將必誅之刑告言不實有反坐之
法臣若有是事死不敢辭臣若無是事方軫之言不
可不辯伏望聖慈付之有司推究事實不可不問取

進止詔輘削籍流嶺外後竟殂於貶所元長猶用其兄會爲待制家間偶存此疏録以呈太史李公仁甫載之長編當是時也元長領天下事誰敢言者輘獨能奮不顧身無所回避如此使九重信其言逐元長元長悟其説急流勇退則國家無後來之患元長與輘得禍俱輕三者備矣

宣和元年八月丁丑皇帝詔大晟作景鐘是月二十五日鐘成皇帝以身爲度以度起律以律審聲以聲制

鐘以鐘出樂而樂宗焉于以祀天地享鬼神朝萬國
罔不用又在廷之臣再拜稽首上頌明明天子以身
爲度有景者鐘衆樂所怙於昭於天乃眷斯顧揚於
大庭罔不時序億萬斯年受天之祜此翰林學士承
旨強淵明之文也偶獲斯本謹録於右
王案輔道樞密韶之子少豪邁有父風早中甲科善議
論工詞翰曾文肅蔡元長薦入館爲郎後以直祕閣
知汝州考滿守陝年未三十輕財喜士賔客多歸之

坐不覺察盜鑄免官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是時羽流林靈素以善役鬼神得幸而輔道之客冀其復用乘時所好昌言輔道有術可致天神出靈素上柅不得施蓋其客亦能請紫姑作詩詞而已非林之比輔道固所不解然實不知客有此語也輔道嘗對別客謂靈素太誕妄安得爲上言之其言適與前客語偶合工部尚書劉炳子蒙者輔道毋夫人之姪孫也及其弟煥子宣俱長從班歆豔一時時開封尹盛章新用

事忌炳兄弟進思有以害其寵未得也初炳視輔道雖中表然炳性謹厚每以輔道擇交不慎疎之會炳姑適王氏於輔道爲嫂一日輔道語其嫂曰某久欲謁子常兄弟奉從容然不得其門而入奈何嫂曰俟我至其家可往候之輔道於是如其教候炳於賓舍久之始得通炳逡巡猶不欲見迫於其姑勉强接之既就坐談論風生亹亹不勌炳大歎服入告其姑曰久不與王叔言其進乃爾自恨不及也因遣持馬入

歸止宿其家自是始相親洽殆至興獄未及歲也前客語既達靈素靈素忿怒泣請於上且增加以白之曰臣以羇旅荷陛下寵靈而姦人造言累及君父乞放還山以避之不然願置對與之理上令逮捕輔道與所言客姚坦之王大年以其事下開封使者至輔道自謂無它亦不以介意語家人曰辯數乃置無以爲念也至獄中刻木皆出紙求書且謂輔道曰昔蘇學士坐繫烏臺時衛獄吏實某等之父祖蘇學士既

出後每恨不從其乞翰墨也輔道喜作歌行以贈之
處之甚怡然而盛章以炳之故得以甘心矣因上言
詞語有連及炳者乞併治之上曰炳從臣也有罪未
宜草草炳既聞上語不疑其他一日上幸實籙駐蹕
齋宮從官皆在馬炳越班面奏簾外曰臣猥以無狀
待罪邇列適有中傷者非陛下保全已虀粉矣再拜
而退炳既謝已舉首始見章在側注目瞪視惶駭失
措深以爲悔翌日章以急速請對因言寀與炳腹心

誹謗事驗明白今對衆越次上以欺罔陛下下以營惑羣臣禍將有不勝言者幸陛下裁之上始怒是日有旨内侍省不得收接劉炳文字炳猶未知之以謂事平矣故不復防閑章既歸遣開封府司録孟彦弼攜捕吏竇鑒等數人即訊炳於家炳因服出見分賓主而坐詞氣慷慨無服辭彦弼既見其不屈欲歸而竇鑒者語彦弼曰尚書几閤得家一紙字足以成案矣遂亂抽架上書適有炳著撰藁草虪之至底見炳

和輔道詩尚未成首云白水之年大道盛掃除荆棘奉高眞詩意謂輔道嘗有嫉惡之意時尚道目上爲高眞爾鑒得之以爲奇貨歸以授章章命其子幷釋以進云白水謂來年庚子寀舉事之時炳指寀爲高眞不知以何人爲荆棘將寘陛下於何地豈非所謂大逆不道乎但以此坐輔道與客皆極刑炳以官高得弗誅削籍竄海外煥責授團練副使黄州安置凡王劉親屬等第斥謫之幷擢爲祕書省正字數日而

死出現其父已爲蛇矣華陽張德遠文老子蒙之壻也又幷娶德遠之妹目覩其事且當時亦以有連坐送吏部與監當故知之爲詳嘗謂明清曰德遠死無人言之者矣子其因筆無惜識之文老嘗爲四川茶馬東坡先生賦張熙明萬卷堂詩即其父也文老博極羣書尤長史學發言可爲故盡列其語又益知世所傳輔道遇宿宽之事爲不然云

王景彝故第在京師太子巷初開寶間江南李後主遣

其弟從善入貢留不遣建宅以賜故都人猶以太子目之也從善死後歸王氏宣和初崔貴妃者得幸祐陵未育子有劉康孫者卜祝之流以術蒙恩甚厚爲遙郡觀察使言之於崔之兄曰王氏所居巷名既佳而宅中有福氣宜請於上崔遣人告於妃妃以致懇上上諭京尹王革令善圖之革即呼王氏子弟導指意王諸子愚騃不知時變遲遲未許崔欲速得之會舍旁有造磬者時都下初行當十錢崔誺人誣告王

諸子與鄰人盜鑄革即爲掩捕鍛鍊黥竄而没其宅
遂以賜崔崔氏既得之上幸其居設酺三日榮冠一
時未幾崔命康孫禱於宅中樹下適有爭寵者譖於
上及中宫云崔氏姊弟夜祠祭與巫覡祝詛叵測會
上嘗夢明節劉妃泣愬以爲人厭勝致死上因以語
妃妃抗上語頗不遜上怒付有司捕康孫等窮治康
孫款承實嘗以上及崔妃所生年月禱神求嗣且祈
固寵呪詛則無之猶坐指斥詔鸞康孫於宅前國壓

曹孝忠併坐流竄孝忠亦倖進爲康車二子濟渙俱
冒館職至是皆斥之孝忠嘗侍明節樂故也仍命懸
康孫首於所祝樹上制云貴妃崔氏之柔順進賢之
志溺姦淫罔上之私惑於奇邪陰行媚道散資産以
掠衆譽招術者以彰虛聲祝詛同列以及於死生指
斥中宮而刑於切害談命術以徼後福挾厭勝以及
乘輿可降充庶人移居别院崔兄除名嫂姊妹並遠
外編管距王氏之籍不及一歲云陳戍李迪云時任

大理卿親鞫其事

丞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政一日秤匣頗輕疑之摇撼無聲吏以白元長元長曰不須啓封今日不用印復攜以歸私第翌日入省秤之如常日開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元長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倉猝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

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吾欲得一好士人以教

諸孫汝爲我訪之耕道云有新進士張甯者其人游
太學有聲學問正當有立似可備其選元長領之涓
辰延致入館數日之後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走其
它不必諸生請其故云君家父祖姦憍以敗天下指日
喪亂惟有奔竄或可脫死它何必解耶諸孫泣以愬
於元長元長愀然不樂命置酒以謝之且詢以救弊
之策甯曰事勢到此無可言者目下姑且收拾人材
改往修來以補萬一然無及矣元長爲之垂涕所以

敘劉元城之官召張才叔楊中立之徒用之蓋繇此也耕道名佃君謨之孫嚳字柔直南劒人後亦顯名於時已上二事尤丈延之云

靖康中有解習者東州人爲郎於朝未嘗與人接談敵騎南侵擇西北帥守時相以其謹厚不泄謂沈鷙有謀遂除直龍圖知河中府習别時相云某實以訥於言故尋常不敢妄措辭於朝列今一旦付委也如此習之一死固不足惜竊恐朝廷以此擇人廟謨悞矣

解竟没於難世人以饒舌掇禍者多而習迺以箝口
喪軀昔所未聞也外舅云

薛紹彭既易定武蘭亭石歸於家政和中祐陵取入禁
中龕置睿思東閣靖康之亂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
北而此刻非敵所識獨得留馬宗汝霖爲留守見之
并取内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於高宗時駐蹕維揚
上每寘左右踰月之後敵騎忽至大駕倉猝渡江竟
復失之向叔堅子固爲揚帥高宗嘗密令冥搜之竟

不獲向端叔云

靖康初童貫既以誤國竄海外已而下詔誅之欽宗喻宰執云貫素姦狡須得熟識其面目者銜命追路即所在而行刑庶免差誤唐欽叟時爲首相云朝臣中有張澂字達明者與貫往還宜令其往詔除澂監察御史以行澂字達明有一小女十餘歲玉雪可憐素所愛時天寒欲卯飲忽聞有此役駭愕戰掉袖拂湯酒椀沃其女立死達明號慟引道怨欽叟切骨至南

雄州而貫就戮明年欽叟免相留京二聖北遷敵人立張邦昌爲主且驅廷臣連銜列狀欽叟僉名畢仰藥而殂建炎中逹明爲中司適欽叟家陳乞卹典逹明言欽叟不能抗敵之命雖死不足襃贈繇是恩數盡寢至今不能理也俞彥時云

馮檝濟川雷觀公逹靖康中俱爲學官於京師皆蜀士也而觀以上書得之檝實先逹焉一日檝出策題問諸生經旨觀摘其疵訐之於稠人中曰自王安石曲

學邪說之行蔡京挾之以濟其姦遂亂天下今日豈
可尚習其餘論耶𢧐曰子去歳爲學生嘗以書屬我
求爲蔡氏館客豈忘之耶前牘尚存譸張爲幻乃爾
是繇同浴而譏裸裎也二人大怒坐是論列皆紬爲
監當邵公濟云
賀子忱允中靖康中爲郎或有薦其持節河北者子忱
微聞之忽就省户作中風狀顛仆於地呼之不醒同
舍郎急命舁之以歸即牒開封府乞致仕得敕買舟

南下初無所苦也李邈彥思以武官為樞密都承旨
朝論亦將有所委任亦效子忱之舉時聶山尹都以
謂此風不可長翌日啓上以謂邈詐疾退避後來何
以使人詔邈降兩官除河北提點刑獄兼攝眞定府
日下出門竟死於難子忱紹興初以李泰發薦落致
仕又三十年為參知政事晚節末路持祿固位而已向荊父云
秦會之嘗對外舅自言靖康末與莫儔俱在敵寨粘罕
二太子者謂搜尋宗室有所未盡儔陳計於二人乞

下宗正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根刷無能逃矣會之在傍曰尚書之言誤矣譬如吾曹人家宗族不少有服屬雖近而情好甚疎者有雖號同姓而恩義反不及異姓者多矣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患乃欲與之均以人情揆之恐無此理粘罕者曰中丞之言是由此異待之

王劉既誅竄適鄭達夫與蔡元長交惡鄭知蔡之嘗薦二人也忽降旨應劉炳所薦並令吏部具姓名以聞

當議降黜宰執既對左丞薛昂進曰劉炳臣嘗薦之
矣今炳所薦尚當坐而臣薦炳何以逃罪京即進曰
劉炳王寀臣俱曾薦之今大臣造爲此謀實欲傾臣
臣當時所薦者材也固不保其往今在廷之臣如鄭
居中等皆臣所引以至於此今悉叛臣矣臣亦不保
其往願陛下深察上笑而止由是不直達夫即再降
旨劉炳所薦並不問亦文老云
明清前録記靖康中贈范文正恐是悞書近日李文授

孟傳云當時廼是進擬忠宣欽宗改文正之名付出告身仍於其旁批云不欲専崇元祐文授云得之於曾文清文清吳元中妻兄宜知其詳

温益字禹弼徽考以端邸舊僚即位未久擢尹開府欽聖因山曾文肅爲山陵使益爲頓遞使梓宫次板橋以入衆柱折幾陷時外祖空青公侍文肅爲山陵所主管文字偶問左右曰頓遞使何在不虞益之在旁忽應曰益在斯由是怨外祖入骨髓時蔡元長已有

中禁之援使運力爲引重至於斥文肅於上前元長大慼之遂以爲中書侍郎興大獄欲擠文肅父子於死地賴上保全之得免未幾益卒於位後元長復用其子萬石爲閣學士以報之曾玉隆云

東坡先生平生爲人碑誌絶少葢不妄許可故也其作陳公弼希亮傳敘其剛方明敏之業殆數百言至比之長孺非出心服未易得之然其後無聞心竊疑焉比閲孫叔易外制集載其所行陳簡齋去非爲參知

政事封贈三代告詞始知迺公弼之孫取張巨山所作去非墓碑視之又知爲公弼仲子忱之孫馬簡齋出處氣節翰墨文章爲中興大臣之冠善惡之報時有後先其可謂無乎

揮麈後録卷三

揮麈後録卷四

宋　王明清　撰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預賞元宵曲燕近臣命左丞王安中中書侍郎馮熙載爲詩以進安中云上帝通明闕神霄廣愛天九光環日月五色麗雲烟紫袖開三極瓊璈列萬仙希夷塵境斷髣髴玉經傳妙道逢昌運眞王撫昇賢龜圖規大

壯龍位正純乾穹昊親無間皇居㩭自然剛風同變
化祥氣共陶甄層觀星潢上重闉斗柄邊摩空七雉
峻冠嶠六鼇連夢想何嘗到階升信有緣昕朝初放
仗窗宴忽聞宣清禁來鳴珮脩廊入並肩獸鋪金半
闔鸞幛繡微褰霽景留庭砌雷文繪桷梴宮簾波錦
漾殿牓字金填花擁巍巍座香浮扶扶筵高呼稱萬
億韶奏侍三千華歲推堯歷元璣候舜璿氷霜知臘
後梅柳認春前造化應呈巧芳菲已鬬妍摎枝彫檻

小多葉露桃鮮錯落飛盃斝鏘洋雜管絃承雲歌歷
歷回雪舞翩翩黼幄祥氛合銅壺永漏延鎬京方置
醴羲馭自停鞭乃聖情深渥諸臣意更虔宗藩親曾
衛相弟拱閎顛側弁恩光浹中觴詔蹕旋寶薰攜滿
袖御果得加籩要賞嬉遊盛俄追步武遄騰身複道
表送日夾城暎仰揖蒼龍象旁臨艮嶽巔謳歌紛廣
陌簫鼓樂豐年赫奕攢輕幰珍奇集市鄽博盧多袒
跣飲肆競蹁躚蕃衍開朱邸崔嵬照彩椽橋虹灣矗

矗江練泮濺濺擊柝周廬晚張燈别院先餘霞揺綺
暈列宿舍珠躔浩蕩三山島稜層十丈蓮再趨天北
極却立搨東偏既用家人禮仍占聖製篇兕觥從酩
酊蟾魄待嬋娟轉盻隨親指環觀得縱穿曲屏江浪
處巨柱赤虬纏光透垂枝井晶銜帶壁錢蕭臺千級
峻重屋八窻全就㕑花甃匜行樽紫袖揎交輝方爍
爍起立復闐闐遂守會寧過中宵勝賞尃鋪陳尤有
韻清雅不相沿户箔明珠串欄釭水碧棬規模商甗

鑄款識曾壺鐫秦曲移箏柱唐粧儼鬢蟬窄襟珠綴
領高朶翠爲鈿喜氣排寒沍輕颸洗静便層琳籍璣
組方鼎烓龍涎瑪瑙供盤大玻璃琢琖圓暖金傾小
榼屑玉釀新泉帝子天才異英姿棣蕚聯頻肴揮斗
盌端是吸鯨川推食俱均逮擩餐及墜捐海鼇初破
殼江柱乍離淵寧數披緜雀休論縮頸鯿南珍誇飣
餖北饌厭烹煎賜橘懷赬卵酡顔釂寳船言歸荷慈
惠末節笑拘攣放鑰嚴扃啓籠紗逸足牽氷輪掛銀

漢夜色映華巋人識重熙象功參獨斷權五辰今不
忒六氣永無愆天紀承三古時雍變八埏比閭增板
籍疆埸罷戈鋋文軌包夷夏絃歌徧幅員恢儒榮藻
薦作士極魚鳶慶冑貽謀顯多男景福緜迓衡常穆
穆遵路益平平亭障今踰隴耕耘久際燕信通鵬海
漲威竄塞沙氈東擬封雲岱西將款澗瀍琳科宣藥
笈玉府下雲軒帝籍勤初播宮蠶長自眠璽絲登六
寢稃米秀中田廟鶴垂昭格壇光監吉蠲靈芝滋菌

蠢甘醴湧潺湲合教尨風革頒經衆疾痊雨隨親禱
降河避上流遷執契皇猷洽披圖福物駢太和輸褏
籥妙用絶蹄筌此際君臣悦應先簡冊編雅稱魚罩
罩頌述鼓咽咽詎比千齡遇猶聞四始箋羇臣起韋
布陋質愧駑鉛驟俾陪機政由來出眷憐恩方拜綸
綍報未効塵涓窓席叨臨勸藏鈎擬曲拳雖無三峽
水曾步八花磚渝望知難稱才慳合勉搿鈞天思畫
賦賸續白雲箋熙載云化工欲放陽春到先教元冥

戮衰草層冰封地萬木僵誰向雪中探天巧璿璣星
回斗指寅羣芳未知時已春人心蕩漾趂佳節燈夕
獨冠年華新昇平萬里同文軌井邑相連通四裔蘭
膏競吐夜烘春和叔回車避羲轡巍巍九禁倚天開
温風更覺先春來試燈不用雨花俗迎陽爲却寒崔
嵬宣和初載元冬尾瑞白纔消塵不起穆清光賁屬
欽鄰錦繡雲龍頒宴喜初聞傳詔開層譙步障幾里
承金鋪調音度曲三千女正似廣樂陳清都遏雲妙

唱韓娥侶回雪飛花稱獨步千春蜡木效紅英獻壽
當筵豈金母上林晚色煙藹輕景龍遊人歡笑聲霞
裾月珮擁仙仗翠鳳挾輦趨平戍銅華金掌散晶彩
翠碧重重簇珠琲先從前殿望修廊日出綺霞紅滿
海神光通透雲母屏驪龍出舞波濤驚煌煌黼座承
天命座下錯落如明星搨前玉案眞核旅獸炭銀爐
夜初鼓憲天重屋訝雲屯崇道簫臺疑蜃吐前楹火
柱回萬牛闌卿璧碎色光浮周圍照耀眼界徹氷壺

漾月生珠流點點金錢畫衙壁豹髓騰煇粲銀礫絲
篁人籟有機緘繳繹清音傳屋壁須曳隨蹕登會寧
如驂鸞鶴遊紫清彩蟾倒影上浮空纎雲不點惟光
明四壁垂簾玉非玉銀缸吐豔相連屬棼楣横帶碧
玻璃一朶翠雲承日轂萬光閃爍爭吐吞燭龍銜耀
輝四崑又如電母神鞭馳金虵著壁不可捫端信奇
工通造化豈比優人能幻假丹青漫數顧虎頭盤礴
解衣未容寫此時帝御鈞天臺紫垣兩兩明三台尚

方飲器萬金寶古玉未足誇雲雷帝旁侍女雲華品玉立仙標及時韻四音促拄泛笙簫應有翔鸞落千仞龍瓶瀉酒如流泉御厨絡繹紛珍鮮榻邊爭欲供天笑快倒頗類虹吸川厭厭夜飲方歡浹玉漏頻催鼓三疊金門初下醉歸時正見氷輪上城堞微臣去歲陪清班惡詩誤辱重瞳觀小才易窮眞鼠技再賦愈覺相如慳履道彦爲二集中今不復印行故録於此

宣和初徽宗有意征遼蔡元長鄭達夫不以爲然童貫

初亦不敢領畧惟王黼蔡攸將順贊成之有諜者云
天祚貌有亡國之相班列中或言陳堯臣者婺州人
善丹青精人倫登科為畫學正黼聞之甚喜薦其人
於上令衘命以視之擢水部員外郎假尚書以將使
事堯臣即挾畫學生二員俱行盡以道中所歷形勢
向背同繪天祚像以歸入對即云遼主望之不似人
君臣謹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
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幷圖其山川嶮易以上上

大喜即擢堯臣右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決時堯臣方三十三歲遷至侍御史會蔡元長復將起預政事黼諷堯臣望風上疏以元長前日不合人情狀攻之初榜朝堂然上猶眷元長黜堯臣爲萬州監稅而元長竟不告廷堯臣繼寢是行黼敗堯臣亦遭斥建炎中監察御史李寀疏其爲黼鷹犬誤國之罪始詔除其職初秦會之主泮高密堯臣以滄州掾曹同爲京東漕同試官因以厚甚會之擅國遂盡復故官

雖不敢用招至武林每延致相府款密叙舊堯臣以前所錫萬金築園亭於西湖之上極其雄麗今所謂陳侍御花園是也會之殂湯致遠爲御史欲露臺評而周爲高方崇堯臣之妻兄致遠之腹心力回護之遂免先以壽終李仁父長編載胡文修繳其祠命之章尤摘其姦其嗣懇爲高作行狀以蓋前迹為高後亦悔之會之炎炎時前御史敢於國門外建第以此可見爲高之子樂云

靖康之變士大夫紀録排日編綴者多矣其閒葢亦有
逸事焉近從親舊家得是時進士黃時偁徐揆段光
遠三人所上敵人書云大宋進士黃時偁謹齋沐裁
書於大金二帥曰嘗謂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
利於行若夫樂軟熟而憎鯁切取諛美而捨忠良雖
堯舜無以致治時偁淮右寒生家襲儒業老父每訓
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罔可輕言自取戮辱由是鉗
口結舌守分固窮未曾敢以片言辯時是非方今國

家艱難苟有見聞寧忍甘蹈盲聾之域非不知身爲宋民不當以狂妄之辭干冒元帥聦德也非不知一言忤意死未塞責也直欲内報吾君之德外光二元帥之名一身九死又何憾焉時脩切覩我宋自崇寧以來姦臣誤國竊美威柄者有之妨公害民者有之大啓倖門壅遏言路者有之所以元帥因之遂有此舉道君太上皇帝親降詔書反己痛責斷出宸心乃傳大寳今皇帝即位未久適丁國難以孝行夙彰天

人咸服今元帥斂城不下蓋爲此也時俯伏覩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國書正爲催督金銀表段有云須索之外必不重取禮數優異保無它虞奈何都民朝夕思念燃頂煉臂延頸跂踵以望御車之塵也元帥豈不念天生萬民而立之君以主治之乃復須索他物絡繹不絕參酌以情雖不足以報再生之萬一然方冊所載自古及今未聞有大事既決反緣細故而延萬乘之君者證以國書似非初意愚切惑之念我

國家曩昔傷財害民之事結怨連禍之人尚可目也
曰内侍伶倫美女是已曰宫室衣服聲樂是已今軍
前一一須索唯復謂此悉皆國害堅欲爲我痛剗其
根株耶亦欲驅挈歸境以爲自奉之樂耶軍機深密
非愚陋可得而知也法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
僞禁暴亂止奢侈又曰爲彫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
農事者必禁之願元帥詳覽此章熟思正論殺人以
梃與刃無以異也儻使宿姦復被新寵是猶禾莠相

雜而耕者未耘膏肓之疾而醫者未悟則將日漸月稽習以成風不害此而害彼何時已矣時偁懵不知書愚不練事言切而其意甚忠事雖小而所繫甚大方議修書鋪陳管見未及形言衆乃自禍嗚呼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老蠹巨惡難於逃覆載之中也且如内侍藍訢醫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俱爲平昔僥濫渠魁今取過軍前坐席未煖乃忘我宋日前恩寵之優不思兩國修講和好之始尚循故態妄興間諜稱

有金銀在本家窖藏遂煩元帥怪問考諸人用心雖粉骨碎軀難塞滔天之罪請試陳之今馬明降御筆根括金銀以報大金活生靈之恩切須盡力不可惜人情苟可以報大金者雖髮膚不惜只是要有盡取於是有司累行勸諭及指爲禁物稍有隱藏以軍法從事其措置根括非不盡心上至宗廟器皿下至細民首飾鑿其所有欲酬再造而天子且曰朕可以報金國者雖髮膚不惜凡爲臣子固當體國愛君足兩

以上盡合送納監訢等不務濟朝廷之急報元帥之仁輒抵冒典憲埋窖金銀慳吝庸逆無如此之甚者若使未過軍前則人人蓄爲私實論當時根括揩揮已合誅戮切恐逐人昨緣有司根取犒賞亦嘗囚禁挾此爲仇意要生事厥罪尤不可赦愚謂正當擾攘之際猶敢懷姦罔上取倖一時異日安居爲國患也必矣亮元帥智周萬物不待斯言察見罪狀文王問太公主聽如何太公答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聖人

垂教良有以也伏望元帥擴乾坤之度垂日月之明毋納詖情以玷大德將藍訢等先賜行遣徇首京城不惟掃蕩宿孽又可以懲戒後人仍願元帥務全兩國之驩以慰生靈之心請我鑾輿早還禁籞軍前或有所闕朝廷亦必不違書之青史傳爲盛事豈不韙歟太學生徐揆等謹獻書於大金國相元帥太子元帥揆等聞昔春秋魯宣公十一年伐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曰諸侯之從者曰討有罪也今縣陳是貪其

富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後之君子莫不多申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且想其風采爲不可及昔上皇任用非人政失厥中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大肆縱兵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復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廛生靈幾死而幸免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入陳之功未能遠過我宋皇帝以萬乘之尊兩造轅門議賞軍之資加徽號之請越在草莽

信宿逾邁國中喁喁企望屬車塵者屢矣今生民無主境内騷然忠義之士食不下嚥又聞道路之言以金銀未足天子未還揆等切惑之蓋金銀之產不在中國而在深山窮谷之間四方職貢歲有常賦邦財既盡海内蕭然帑藏爲之一空此元帥之所明知也重以去歲之役增請和之幣獻犒賞之資官吏征求及於編户都城之内雖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於上以酬退師之恩也又自兵興以來邦國

未寧道路不通富商大賈絶迹而不造境京師豪民
蓄積素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間有從官王畿仰給
於俸禄者飦粥之外儲無長資豈復有金銀之多乎
今雖天子爲質猶無益於事也元帥體大金皇帝好
生之德每以赤子塗炭爲念大兵長驅直抵中原未
嘗以屠戮爲事所以愛民者至矣凡元帥有存社稷
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乃以金銀之故質君是猶愛人
子弟而辱及其父祖與不愛奚擇元帥必不爲也昔

楚子圍鄭三日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左右曰不可許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春秋書之後世以為美談揆等願元帥推惻隱之心存終始之惠反其君父損其元數班師振旅緩以時月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獻則楚子封陳之功不足道也國中之人德元帥之仁豈敢弭忘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揆等雖甲賤輒敢浼死以紓君父之難唯元帥矜之大宋進士段光遠謹齋沐

裁書百拜獻於大金元帥軍前僕嘗讀春秋左傳有
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又嘗讀禮記聘義有曰輕財
重禮則民遜矣讀至於斯未嘗不三復斯言掩卷長
歎切謂非賢聖之人疇能如此仰而思之在昔太祖
皇帝膺天明命以揖遜受禪奄有神器爲天下君創
業垂統重熙累洽垂二百年東漸西被南洽北暢薄
海内外悉爲郡縣殊方絶域悉爲鄰國聘問交通絡
繹道路其間義重禮隆恩深德渥方之他國唯大金

皇帝爲然比年以來本朝不幸姦臣用事宦官撓權
罔知陳善閉邪而格其非罔知獻可替否而引之當
道欺君誤上蠹國害民靡所不至姦臣可罪庶民可
弔事一至此則弔民問罪之師有不得已而舉也共
惟大金元帥舉問罪之師施好生之德念今聖之有
道憫斯民之無辜斂兵不下宗社再安生靈獲全深
厚之惠若海涵而春育生成之賜若天覆而地載兩
國永和萬姓悅服夫如是則親仁善鄰曷以加於此

哉特枉鑾輿爲民請命重蒙金諾與國通和帝謂髮

膚亦所不惜況於金帛豈復有辭宵旰焦勞不遑寢

食官戶根括急於星火竭帑藏之所積罄貧下之所

有甘心獻納莫或敢違雖曠蕩之恩難以論報而有

限之財恐或不敷久畱聖駕痛切民心夙夜匪懈而

事君之禮廢於朝號泣旻天痛君之民滿於道仰望

恩慈再垂矜念冀聖駕之早還慰下民之痛切夫如

是則輕財重禮曷以加於此哉伏念光遠草茅寒士

沐浴膏澤涵泳聖涯陰受其賜於茲有年才疎命薄報德無階今茲聖駕蒙塵於外僕雖至愚噫嗚泣涕疾首痛心其於庶民尚幸仰賴元帥再生之恩若天地無不覆載於人無所不容僕是以敢輸忠義激切之誠干冒威嚴仰祈垂聽俯賜矜憐無任戰懼皇恐哀懇之至不宣俶擾之際排難解紛伏節死誼有如此者嘉其忠義慷慨歲久慮不復傳所以録之

張邦昌爲金人所立反正之功蓋出於吕舜徒吕氏自

叙甚詳不復重紀啓其端者堂吏張思聰也應天中
興思聰已死詔特贈宣教郎思聰字謀道知書能文
嘗從先人學今其子孫尚有事刀筆於省中者然亦
不振金人立張僞詔與其謝牘併録於後維天會五
年歳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
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
夜兢兢思與方國措於治平粤惟有宋爰乃通鄰貢
歳幣以交歡馳星軺而講好斯於萬世永保無窮蓋

我大造於宋也（指斥不録）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致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在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予其誰是用遣使諸部宫都署尚書左僕射權僉書樞密事韓昉持節備儀以璽綬册命爾為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對新疆場仍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汝勿疲於述職

聘問歳致汝無緩於忱誡於戯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而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非賢不守其於有位可不慎歟予懋乃徳嘉乃丕休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於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今月初七日依奉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冊退省庸陋之資何堪對揚之賜尋因還使附致感悰願亟拜於光儀庶少伸於謝禮未聞台令姝震危衷

遂遣從官具敷誠懇重蒙敦諭仰戴眷存然而掩目未前撫躬無措恐浸成於稽緩實深積於兢惶伏望恩慈早容趨詣俟取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留面叙不宣謹白建炎元年詔云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攝國事嘉其用心寵以高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常格支優賞賜錢數百萬緡猶以廹於金人之勢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鞫治他獄始知在内中衣赭衣履黄袒宿福寧殿使

宮人侍寢心迹如此甚負國家遂將盜有神器雖欲容貸懼祖宗在天之靈尚加惻隱不忍顯肆市朝今遣奉議郎試殿中侍御史馬伸問狀止令自裁全其家屬仍令潭州日給口券常切拘管先是祐陵在端邸有妾彭者稍慧黠上憐之小故出嫁爲都人聶氏婦上即位頗思焉復召入禁中以其嘗爲民妻無所稱但以彭婆目之或呼爲聶婆婆其實未有年也恩倖一時舉無與比父黨夫族頗招權顧金錢士大夫

亦有登其門而進者逮二聖北狩彭以無名位獨得畱內庭敵人强立邦昌僭位之後雖竊處宸居多不敢當至尊之儀服御之屬未始易也寢殿之邃不敢履也一夕偶置酒彭生乘邦昌之醉擁之曰官家事已至此它復何言即衣之赭色半臂邦昌醉中猶能却彭呼二三宮人力挽而穿之葢之以酒掖邦昌入福寧殿使宮人之有色者侍邦昌寢邦昌既醒皇恐而趨就它室急解其衣固已無及矣邦昌卒坐此以

死蓋詔中及之者也姑叙邦昌初終於帙馬嗚呼彭生者誠可誅矣然當時在庭之臣被二聖寵榮者尚奉賊稱臣賣降恐後彼小人也又何足道哉彭事陸務觀云

盱宋刻作盱

尼堪相金國取大遼繼擾我朝既歸乃欲伐夏國夏人陰爲之備久矣忽求釁於夏言欲馬萬匹夏人從其請先以所練精兵每一馬以二人御之紿言於金人曰萬馬雖有然本國之人牽攏今以五千人押送請

遣人交之尼堪遣人往取皆善騎射者其實欲以窺之也至境未及交馬夏人羣起金國之兵悉斃夏人復持馬歸國尼堪氣沮自此不敢西向發一矢玉隆外祖云

揮麈後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揮麈後録卷五至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熊中文

揮麈後録卷五

宋 王明清 撰

謚以節惠孟子謂名之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易三代以來君臣務取美稱遂至失實國朝諸謚宋常山退朝録備載之止於熈寜三年明清謹續之於後然聞見未廣姑存所記憶遺落尚多當嗣益之

后謚

慈聖光獻　宣仁聖烈　昭慈聖獻　昭懷

欽聖獻肅　欽成　欽慈　顯恭

顯肅　顯仁　明節　憲節

憲聖慈烈　成穆　成恭

妃謚

昭靜沈貴妃　明達懿文後追冊為明達皇后

明節和文後追冊為明節皇后　靖淑王賢妃

太子謚

沖憲茂　元懿敷　莊文愭

諸王謚

端獻吳王顥　端懿益王頵　沖僖𣚴　悼敏揖

沖穆材　哀獻俊　沖厚倜　惠价

沖惠偶

公主謚

賢惠蜀國公主王晉卿室　賢穆韓嘉彥室　賢德懿行王師約室

賢穆明懿錢景臻室　賢惠張端禮室　賢靜柔志公主

淑和　端福公主　沖懿　賢福公主　悼穆　微福公主

順穆　介福公主

宗室諡

恭憲　世雄　恭孝　宣旦 仲湜 士綎 克寛　榮穆　宗暉

僖簡　宗景　康孝　仲御　僖靖　承裕

僖安　仲汾　恭僖　宗博　僖穆　宗璞

和恭　承顯　康僖　克戒　勤孝　宗惠

敦和　克和　僖惠　宗隱 宗勉　修安　克敦

孝靖宗緯　簡獻仲忽　安憲宗悌士

孝恪仲為　敦恪仲搮　良僖仲嬰世思叔嶠

孝僖宗袞仲癸　僖惠仲隗　榮思宗諤

孝良仲皐令蘧　修簡仲舥　和僖仲防

欽修仲碩　榮孝仲嗟仲革　孝穆世朓

惠孝仲佺　孝修世獎令穆　孝恪世膺全豫

安恪仲玘　孝簡世輝　順思仲憫

孝恪仲摻　孝恭世恪世恬　敦孝仲越

孝敦仲僕　恭惠叔銑　純僖仲麗
惠和撿之　忠孝世表叔武叔充　榮惠世設
良恪克章叔琉令瓘　安良世括　容孝叔亞
惠恭世采　榮恪叔雅叔黔　恭宜世鳴
榮敏叔縱　良恭世亨　良憲叔敎
益世逵　孝敏士會　思裕叔安
莊靖叔苗　莊節叔炤　溫獻令圖
良裕士空　忠敏令穰　孝榮令鐸

良懿令瑶　安惠世顒　安僖秀王

温靖士㑞　恭靖士傢不微士樽　襄靖令應

文獻令祉　忠靖士珸　康宗旦

宰相謚

宣靖曾會公公亮　忠獻韓魏王琦　文忠富韓公弼張天覺商英

忠烈文潞公彥博　正獻呂申公公著　忠肅劉同老摯虞弁武允文

正愍呂汲公大防　忠宣范尧夫純仁　忠懷蔡持正確

文恭王禹玉珪　正憲吴沖卿充　莊敏韓玉汝縝

文定韓儀公忠彥　文王荊公安石　獻肅陳秀公升之

文憲劉德初正夫何清源執中　文正司馬溫公鄭達夫居中　清憲趙正夫挺之

文肅曾魯公布　忠穆呂成公頤浩　文和李士美邦彥

忠定李伯紀綱汪廷俊彥伯　文恭陳魯公康伯　正獻陳福公俊卿

文惠洪景伯适史直翁浩　文靖梁叔子克家　文忠京丞相鏜

執政謚

文憲蘇公易簡　文定張太保方平許公將　文忠歐陽太師修

清獻趙少保抃　康靖趙叔平槩　章簡元厚之絳張子公燾

簡翼 張公璪
修簡 胡公宗愈
莊定 王正仲存
恭敏 蒲傳正宗孟
定簡 溫虞弼益
忠定 孫傅
忠穆 郭公逵張公懿
安簡 邵公亢
襄敏 王公韶
康懿 何中正
康節 張公昇
忠肅 陳公過庭
文敏 呂吉甫惠卿李漢老邴
恭愍 聶昌
恭敏 辥公向
獻簡 傅公堯俞
敏肅 蔡公挺
懿簡 趙天觀瞻
溫靖 孫公固
莊敏 章公楶
文節 林子中希
文簡 張康國鄧洵武
文正 蔡元度卞
忠憲 种公師道

忠肅劉立道大中　忠文張玆仲叔夜李彥穎　文懿管歸善師仁

安惠鄧聖求温伯　忠武韓蘄王世忠　忠烈張循王俊

忠獻胡成公世將　敏肅魏道弼良臣　忠武岳公飛

敏節王子尚庶　章簡張彥程元顥正綱克俊　忠敏沈必克與永

莊定劉共父珙　莊簡李泰發光　簡穆辛起李次膺

簡惠周敦義葵　莊敏汪明遠徹　文安洪景嚴遵

安簡王公剛中　榮敏謝脇之廓然　愍節王正道倫

文臣謚

文穆 范成大　忠文 范蜀公鎮 宋尹喬年　文恪 王中丞陶

章敏 滕元發甫　懿恪 王宣徽拱辰　文憲 强翰林淵明 洪尚書擬

文簡 蔡儋 程大昌　宣簡 李浦邦 彥史　忠愍 徐給事禧 李侍郎若水

忠憲 耿傅　忠毅 向子韶　忠簡 張克戩 趙令䵣 胡邦衡銓 張憲 大猷 闡

忠顯 劉公韐　文昭 曾翰林肇　莊節 王復

恭愍 錢歸善 唐重　定愍 胡唐老　威愍 鄭驤 宗汝霖澤

剛愍 曾逢原 孝序　文靖 楊侍郎時　文定 胡侍制安國

忠襄 楊邦乂　勇節 郭永　莊敏 藺中謹 韓彥直 子温 林栗 黃中

忠壯 韋旦叟誼　康節 邵先生雍　節孝 徐仲車積

忠定 劉元城安世　文康 葛銀青勝仲　忠惠 蔡君謨襄

文忠 東坡先生　忠宣 洪光弼皓　獻簡 陳邦彥良翰

獻肅 胡周伯沂張大經彥文　康肅 吳明可芾

文清 曾吉父幾　忠肅 陳瑩中瓘傅公晦察　忠介 王子飛雲

清敏 豐相之稷　清孝 葛君書思　僖敏 張如瑩澄

賢節 王庠　忠 鄒志完浩　忠確 張公克戩

僖簡 莊公徽　肅愍 宇文虛中　節肅 龔彥和夬

文惠 韓公粹彥　文僖 姚祐壽祖　忠敏 任德翁伯雨

惠懿 揚子寬與

武臣謚

忠愍 高永年　武莊 郝質　武恪 賈逵

忠敏 姚麟　武愍 劉法　忠節 李彥仙

忠壯 徐徽言李邈馬彥博　穆武 高繼勳　恭勇 楊惟忠

勤惠 王德恭　勤毅 宋守約　康理 楊應詢

康簡 高敦復　威肅 劉仲武　勇節 郭永

忠勇蘇緘　武安吳玠　武順吳璘

莊愍种師中　毅肅劉公昌祚　忠介楊宗閔

恭毅楊震　武恭楊存中　剛烈劉位

忠朱沖　勤威馮守信　武僖劉光世

武穆劉錡　忠烈趙立　義節王忠植

莊敏王厚　毅勇關師古　壯愍曲端

襄毅楊政

外戚謚

恭敏 李端懿 王師約　壯恪 劉永年　惠節 向傳範

康懿 向經　良僖 劉安民　榮穆 劉從愿

良顯 王憲　榮縱 向宗回　榮僖 高公繪

榮穆 陳守貴　榮毅 張緼　榮安 王説

端節 韓嘉彥　僖靖 鄭紳　恭榮 鄭翼之

恭簡 邢煥　安毅 郭崇义　忠節 高世則

榮懷 高公玘　忠定 曹誘　恭靖 韓同卿

端靖 郭師禹

內臣謚

忠靖劉有方　忠良賈詳　忠簡劉瑗

僖儉張茂則　忠愍李舜舉　僖敏宋用臣

忠敏李憲　安恪盧守勤　忠憲梁和

榮恪郝隨　恭僖王中正　恭敏裴詵

恭節馮世寧　勤惠王仲　榮節康履

大中祥符間章聖祀汾陰至泰山下聚觀者幾數萬人

闐擁道路謦蹕不能進上以詢左右或云村民所畏

者尉曹也俾彈壓之即命亟召之少馬一緑衣少年
躍馬疾馳而前羣氓大呼官人來矣奔走辟易而散
上笑云我不是官人邪 王嵎季夷云
樊若水夜釣采石世多知之宋咸笑談録云李煜有國
日樊若水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黠時李主重佛
法即削髮投法眼禪師爲弟子隨遂出入禁苑因遂
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凉寺號曰小長老
眷渥無間凡國中虛實盡得之先令若水走闕下獻

下江南之策江爲内應其後李主既俘各命以官江後累典名州家於安陸子孫亦無聞鄭毅夫爲江氏書目記載文集中云舊藏江氏書數百卷缺落不甚完予凡三歸安陸大爲捜訪殘帙墜編往往得之閭巷間無遺矣僅獲五百十卷通舊藏凡千一百卷江氏遺書具此矣江氏名正字元叔江南人太祖時同樊若水獻策取李氏仕至比部郎中嘗爲越州刺史越有錢氏時書正借本謄寫遂幷其本有之及破江

南又得其逸書兼吳越所得殆數萬卷老爲安陸刺史遂家焉盡輦其書築室貯之正旣歿子孫不能守悉散落於民閒火燔水溺鼠蟲齧棄幷奴僕盜去市人裂之以藉物有張氏者所購最多其貧乃用以爲爨凡一篋書爲一炊飯江氏書至此窮矣然余家之所有幸而僅存者蓋自吾祖田曹始畜之至予三世矣於余則固能保有之於其後則非余所知也然物亦有數或存或亡安知異日終不亡哉故記盛衰之

迹俾子孫知其所自則庶乎或有能保之者矣書多用油拳紙方册如笏頭青縑爲標字體工拙不一史記晉書或爲行書筆墨尤勁其末用越州觀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題余在杭州命善書者補其缺未具也明清棐馬令作南唐書及龍衮作江南野史云兆朝聞李後主崇奉釋氏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辯者往化之謂之一佛出世號爲小長老朝夕與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又說令廣施梵刹營造塔像身

被紅羅銷金三事後主因譲其太奢乃曰陛下不讀
華嚴經爭知佛富貴自是襟懷縱恍兵機守禦之謀
慌然而弛帑廩漸虛財用且竭又使後主於牛頭山
大起蘭若千間聚徒千衆旦暮設齋食無非異方珍
餤一日食之不盡明旦再具謂之折倒時議謂折倒
爲煜之讖及大兵至獲爲營署北朝又俾僧於采石
磯下卓庵自云少而草衣木食後主遣使齋供獻以
往佯爲不受乃陰作通穴及累石爲塔闊數圍高迫

數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師尅池州而浮梁遂至繫於塔穴以渡南北不差毫釐師徒合圍召小長老議其拒守對曰臣僧當揖退之於是登城大呼而旨麾兵乃小却後主喜令僧俗兵士誦救苦觀音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石雨下士民傷死者衆後主復使呼之託疾不起及誅皇甫繼勲之後方疑無驗乃鴆而殺之觀宋鄭所記則知李氏國破之際所鴆者非真又以計免而歸本朝遂饕岳牧之任也

三朝史孟昶傳云其在蜀日改元廣政周世宗既取秦鳳昶懼致書世宗自稱大蜀皇帝世宗怒其抗禮不答其書眞迹今藏樓大防所用録於左七月一日大蜀皇帝謹致書於大周皇帝閣下竊念自承先訓恭守舊邦匪敢荒寧於兹二紀頃者晉朝覆滅何建來歸不因背水之戰爭遂有仇池之土地洎審遼君歸北中國且空暫興敝邑之師更復成都之境下闕數字實爲下國之邊陲其後漢主徑自幷汾來都汴浚聞征

車之未息尋神器之有歸伏審貴朝先皇帝應天順
人繼統即位奉玉帛而未克承弓劍之空遺但傷嘉
運之難諧適歎新懽之且隅以至前載忽勞睿德遠
舉全師土疆尋隷於大朝將卒亦拘於貴國幸蒙皇
帝惠其首領頒以衣裘偏裨盡補其職員士伍徧加
於糧賜則在彼無殊於在此敝都寧比於雄都方懷
全活之恩非有放還之望今則指揮使蕭知遠馮從
讜等押領將士子弟共計八百九十三人已到當國

具審皇帝迴開仁慈深念支離厚給衣裝兼加巾屨

給沿程之驛料散逐分之緡錢仍以員僚之迴還安

知所報此則皇帝念疆場則已經革幾代舉干戈則

不在盛朝特軫優容曲全情好永懷厚義常貯微衷

載念前在鳳州支敵虎旅偶於行陣曾有拘擒其排

陣使胡立已下尋在諸州安排及令軍幕收管自來

各支廩食並給衣裝却緣比者不測宸襟未敢放還

鄉國今既先蒙開釋已認沖融歸朝雖愧於後時報

德未稽於此日其胡立已下今各給鞍馬衣裝錢帛等專差御衣庫使李彥昭部領送至貴境望垂宣旨収管矧以昶昔在齠齓即離并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水合叙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懽儻蒙惠以嘉音即佇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次聊陳感謝詞莫披述伏惟仁明洞垂鑒念不宣明清嘗跋其後云歐陽文忠公五代史世家序云蜀險而富故其典章粲然此書文亦奇尤先生所謂豈非出於世修降表

李昊斯言信歟頃歲姚令威注五代史惜乎不見是卷也

國朝以來父子兄弟叔姪以名望顯著薦紳間稱之於一時者如二呂正獻端左丞餘慶二竇可象儀望之儼二孫次公何鄰幾僅二宋元憲庠景文祁二錢子高彥遠子飛明逸二蘇才翁舜元子美舜欽二吳正肅育正憲充二程明道先生顥伊川先生頤二章莊敏楶申公惇二張橫渠先生載天祺戩二邵安簡亢不疑必二蔡元長京元度卞二鄭德夫久中達夫居

中二鄧子能洵仁子常洵武三陳文忠堯叟文惠堯佐康肅堯咨三蘇文安先生洵文忠軾文定轍三沈存中括文通溝睿達遘三王荆公安石平父安國和父安禮三孔經父文仲常甫武仲毅甫平仲三曾南豐先生鞏文肅布文昭肇三韓康肅絳持國維莊敏縝三范蜀公鎮子功百禄淳夫祖禹三劉邍父敞贛父攽仲馮奉世是也

太宗實録淳化五年五月李順之平帶御器械張舜卿

奏事言臣聞順已遁去諸將所獲非也太宗云平賊纔數日汝何從知之徒欲害人功爾上怒叱出將斬之徐曰前代帝王暴怒殺人正爲此輩然其父戍邊以死遂貰之但罷近職舜卿父訓爲定遠軍節度使卒於鎮故上念之明清後觀沈存中筆談云蜀中劇賊李順陷劍南兩川關右震動朝廷以爲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無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

乃眞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除閤門祗候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末甚詳順本蜀江王小波之妻弟始王小波反於蜀中不能撫其徒衆乃共推順爲主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録用材能存撫善良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

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
常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如此則當
平蜀時逃去無可疑矣信知盜亦有道焉然舜卿非
太宗之全宥則刑歸於濫矣頃見王仁裕洛城漫録
云張全義爲西京留守識黄巢於羣僧中而陶穀五
代亂紀云巢既遁免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
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
欄看落暉又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

師而世傳巢後住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即巢也然明
州雪竇山有黄巢墓歲時邑官遣人祀之至今而太
平廣記載則天時宋之問謫官過杭州遇駱賓王於
靈隱寺披緇在大衆中與之問詩有樓觀滄海日門
對浙江潮之句唐夷堅集言南嶽寺僧見姚泓五季
泛聞録云太祖仕周受命北伐以杜太后而下寄於
封禪寺抵陳橋推戴韓通聞亂亟走寺中訪尋欲加
害焉主僧守能者以身蔽之遂免太祖德之即位後

極眷寵之年八十餘臨終語其弟子曰吾即澤州明馬兒也馬兒五代之巨冠也贊寧續傳載云開寶末江州圓通寺旦過寮中有客僧將寂滅袒其背以示其徒有彫青李重進三字云我即其人脫身煙焰至於今日而近日陸務觀清尊録言老内侍見林靈素於蜀道李次仲季自云嘗遇姚平仲於廬山授其人段錦之術未知果否要是桀黠之徒多能逃命於一時皆此類文璉洪進之子也

真宗實録召試神童蔡伯俙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清因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紙今録於此司農少卿管勾江州太平觀蔡伯俙奏臣輒陳愚懇仰凟睿聰退省慙尤甘俟竄殛臣見係知州資任乞管勾宫觀奉勑授前件差遣於舒州居住自熈寧八年八月三日到任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内臣毛昌達宣召賜對試誦真宗皇帝御製歌詩即日蒙恩釋褐授守祕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歲及

賜臣御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終
篇後批閏六月十五日敕賜見刋刻在本家収祕續
蒙宣赴東宮侍仁宗皇帝讀書朝夕親近頗歷歲年
以臣父竈從進士及第臣幼小難以住京因乞將帶
出外又蒙恩賚優渥其後臣年一十七歲以家貧陳
乞差遣仁宗皇帝聖念矜憐特依所乞仍有旨餘人
不得援例自玆累歷任使今來本任至來年二月當
滿切念臣幼稚幸會效官從事勉勵愚拙今已白首

重念臣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兒男可以供
侍一日捨禄無以爲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無
一物失所其於老者恵邺尤深臣於祥符八年三歳
甲子庚申節未至衰老欲望聖慈特賜許臣再任管
勾江州太平觀一任覬仍廩稍得養單貧秖飭閨門
相傳忠孝庶幾補報以盡餘齡候勑旨蓋元豐初計
其年尚未七十司農少卿今之朝議大夫也碌碌無
所聞豈非聰明不及於前時耶御詩明清偶記其全

篇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自得老成姿初當移步來朝謁方及能言便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看前期後閱朱興仲續歸田録云伯㣲字景蕃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侍仁宗於東宮元獻自初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閾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識其姓名必曰藩邸舊

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宫祠其辭畧云蔡伯俙年八十歲食禄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緜長如此者以上朱録中語因併載之

張者既貴顯嘗啓章聖欲私第置酒以邀禁從諸公上許之既晝集盡驩曰更願畢今夕之樂幸毋辭也於是羅幃翠幕稠疊圍繞繼之以燭列屋蛾眉極其殷勤豪侈不可狀每數括則賓主各少憩如是者凡三

數諸公但訝夜漏如是之永曁至徹席出户詢之則云已再晝夜矣朱新仲言

韓忠憲億景祐中參仁宗政事天下稱爲長者四子仲文綜子華絳持國維玉汝縝俱禮部奏名忠憲啓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然臣既備位政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將以爲由臣故致此臣雖不足道使聖明之政人或以議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以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爲榮觀哉乞盡免殿

試唱第幸甚誠懇再三上嘉歎而允所請忠憲既薨仲文子華玉汝相繼再中科甲獨持國曰吾前已奏名矣當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遠方耶不復更就有司之求故文潞薦持國疏云曾預南中高薦從不出仕宦其後仲文知制誥子華玉汝皆登宰席持國賜出身至門下侍郎爲本朝之甲族云玉隆外祖云韓元吉著桐陰舊話却不及此

揮麈後録卷五

揮麈後録卷六

宋 王明清 撰

韓持國既以忠憲任爲將作監主簿少年清修不復以軒冕爲意將四十矣猶未出仕宋元憲欲薦孔寧極偶觀其詩卷逌得持國所和篇誦之大喜遂捨寧極而薦持國繇是賜第入館嘉祐中與司馬文正呂正獻王荆公號爲四友元祐初登政府後坐棄地入

黨籍謫居均州遇赦復官以朝議大夫致仕年八十四以卒嘗語其壻王仲弓寔曰以昔日受命覃恩上課計以歲月寄禄恰及是官復何憾邪元龍元吉即其後也　楊如晦云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侯官人章聖時初爲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爲殺女子者訊之四旬田旁家認收繫其驢實不殺女子保衡意疑

甚以狀白府州將老吏素彊了不之聽趣令具獄保
衡持益堅老守怒曰掾懦耶保衡曰坐懦而奏不過
一免耳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於不義孰其輕
重孰爲愈邪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逃卒至
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後因衆見州將
謝曰微司理嚮幾悞殺平人此與夫錢淡成何異位
雖不顯保衡娶曾氏宣靖之妹生三子回字深父同
字子眞向字容季俱列兩朝史儒學傳所著書傳於

薦紳爲多深父子汶字道原詩文尤奇有集先人作序行於世陰德之報有從來矣

李邯鄲命諸子名世人難曉後見孫長文云邯鄲之長子壽朋取三壽作朋之義次子復圭本三復白圭幼子德芻以三德芻芻其指如此宜乎人所不解也

司馬温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即以相公目之馬至於不能行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者司馬相公之

風采耳呵叱不退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一時得人之心如此晁武子云

温公在相位韓持國爲門下侍郎二公舊交相厚温公避父之諱每呼持國爲秉國有武人陳狀省中詞色頗厲持國叱之曰大臣在此不得無禮温公作皇恐狀曰吾曹叨居重位覆餗是虞詎可以大臣自居邪秉國此言失矣非所望也持國愧歎久之於此亦見公之不自矜也李粹伯云

王荆公在金陵有僧清曉於鍾山道上見有童子數人持幡幢羽蓋之屬僧問之曰往迎王相公幡上書云中含法性外息塵氛到寺未久聞荆公薨（薛大受叔器云其婦翁蔡文饒目覩）

晏元獻父名固在相位有朝士乃固始人往謁元獻問其鄉里朝士曰本貫固縣元獻怒曰豈有人而諱始字乎蓋其始欲避之生獰誤以應也前人亦嘗記之

又元厚之作參知政事日有下狀陳乞恩例者啓曰

爲部中不肯依元降旨揮厚之亦怒曰止爲汝不依元降旨揮耳粹伯云

治平中有時君卿者鄭州人與王才叔廣淵爲中表游學郡庠坐法被笞以善筆札去爲頴邸書吏裕陵以其有士風每與之言時王荆公賢譽翕然君卿數稱道於上前宸心繇是注意踐祚之後驟加信任然初非荆公結之而才叔是時亦光顯矣君卿後至正任團練使卒於元祐間哲宗實録有傳存焉其子希孟

以豎學及第南渡後康志升允之帥浙西辟爲機幕
明受之變樓上乃有從逆之言爲章且叟誼斥退者
復辟之初流於嶺外且叟繇此大用

蔡持正之父黄裳任陳州録事參軍年逾七十陳恭公
自元台出爲郡守見其老不任職揮之令去黄裳猶
豫間恭公云倘不自列當具奏牘竄斥黄裳即上掛
冠之請以太子右贊善大夫致仕今之通直郎也卜
居於陳力教二子持正與碩苦貧困饘粥不繼久之

持正登第黄裳臨終戒以必報陳氏其後持正登政路恭公之子世儒以羣婢殺其所生坐獄而世儒知而不發持正請弁坐神宗云執中止一子留以存祭祀如何持正云五刑之贖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其可赦邪竟寘極典世儒子後以娶宗女補武官或云大將陳思恭即其孫思恭子龜年嘗爲東宮春坊孫長文云

熙寧中王和父尹開封忽内降付下文字一紙云武德卒獲之於宫墻上陳首有欲謀亂者姓名凡數十人

和父令密究其徒皆無蹤跡獨有一薛六郎者居甜水巷以典庫爲業和父令以禮呼來至廷下問之云汝平日與何人爲冤薛云老矣未嘗妄出門初無仇怨再三詢之云有挨妹之子淪落在外旬日前忽來見投貸貣不從怒駡而去初亦無他和父云即此是也令釋薛而追其甥方在瓦市觀傀儡戲才十八九矣捕吏以手從後拽其衣帶回頭失聲曰豈非邪事疎脫邪既至不訊而服和父曰小鬼頭没三思至此

何必窮治杖而遣之一府歎伏 劉季高云

汪輔之宣州人少年有俊聲皇祐中寛舉開封以周以宗强爲賦題塲中大得意既出宣言於衆必爲解魁偶與數客飲於都城所謂壽州王氏酒樓聞隣閣有吳音士人亦同塲試者誦其所作輔之方舉酒失措墜栝即就約共坐詢其姓氏乃云湖州進士沈初也輔之云適聞公程文必奪我首薦然我亦須作第二人後數日榜出果然是汪輔之登第熈寧中爲職方

郎中廣南轉運使蔡持正爲御史知雜撫其謝上表
有清時有味白首無能以謂言涉譏訕坐降知虔州
以卒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後數年興東坡之獄蓋
始於此而持正竟以詩譏死嶺外韓德全云
元豐中先祖訪滕章敏公元發於池陽時楊元素過郡
二公同年生款留甚懽一日元素忽問公曰令弟賊
漢在否先祖坐間甚訝其語伺小間因啓公公曰熙
寧初甫與元素俱受主上眷知非常並居臺諫偶同

上殿陳於上曰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賢路上曰然
卿等何故都未有文字來明日相約再對草疏已畢
舍弟申見之夜馳密以告曾曁至榻前未出奏牘上
怒曰豈非欲言某入耶其中事悉先來辯析文字見
留此卿等為朕耳目之官不慎密乃爾言遂不行吾
二人緣此失眷元素所以深恨之東坡先生作滕公
挽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謂受裕陵眷簡最
先也又云高平風烈在咸敏典刑存滕蓋范文正之

外孫而授兵法於孫元規滕公奮身寒苦兄弟三人誓不異居而有象傲之弟即申馬恃其愛無所不至公一切置之元祐中公自高陽易鎮維揚道卒喪次國門先祖自陳留來會哭朝士皆集舟次秦少游時在館中少游辱公之知最早弔畢來見先祖於舟因為少游言其弟凌蔑諸孤狀少游不平策馬而去翌日方欲解維開封府遣人尋滕先禄舟甚急乃御史中丞蘇轍劉子言元發昔事先帝早蒙知遇有弟申

從來無行今元發既死或恐從此凌暴諸孫不得安
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别無合分財産欲乞特降
㫖揮在京及沿路至蘇州巳來官司不得申干預家
事及奏薦恩澤仍常覺察奉聖㫖令開封府備坐榜
舟次詢之乃少游昨日徑往見子由爲言其事所以然
耳昔人篤於風誼乃爾今蘇黄門章疏中備載其劄子
先祖從滕章敏莫府踰十年每語先祖曰公不但僕之
交遊實師友焉平日代公表啓世多傳誦今載東坡

公文集中者實先祖之文也章敏死先祖爲作行狀東坡公取以爲銘詩其序中易去舊語裁十數字而已章敏初名甫字元發元祐初以避高曾王諱學爲名曾密公諱易古字不疑歐陽文忠識其碑曰少有大志知名江南爲文忠所稱如此則其人固可想矣既以豪俠自任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楊南仲文采可喜氣槩頗相投公厚贐其行會與郡將錢仙芝不叶捃摭公以客所受爲賄公引伏受垢不復自辯竟除名徒

英州以赦自便將愬其事於朝行次南都而卒時公
子南豐先生子固已名重於世適留京師而杜祁公
以故相居宋自來逆旅爲辦後事公既不偶以卒再
娶朱夫人年未三十無以自存領諸孤歸里中南豐
昆弟六人久益寥落與長弟曄應舉每不利於春官
里人有不相悅者爲詩以嘲之曰三年一度舉場開
落殺曾家兩秀才有似簷間雙燕子一雙飛去一雙
來南豐不以介意力教諸弟不怠嘉祐初與長弟及

次弟年文肅公妹壻王補之無咎王彥深幾一門六人俱列鄉薦既將入都赴省試予壻拜別朱夫人於堂下夫人歎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無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列無有遺者楚俗過元夕第三夜多以更闌時微行聽人語言以卜一歲之通塞予固兄弟被薦時有鄉士黃其姓者亦預同升黃面有瘢俚人呼爲黃痘子諸曾俱往赴省試朱夫人亦以收燈夕往閭巷聽之聞婦人酬酢造醬法云都得都得黃豆子

也得已而捷音至果然入兩榜文昭中弟兄弟三人數年之間並躋華貫曾氏繇此遂興公永外祖云

張芸叟治平初以英宗諒闇榜赴春試時馮當世主文柄以公生明爲賦題芸叟誤疊壓明字試罷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四芸叟每竊自念省場中鹵莽迺爾然未嘗輒以語人也當世後不相聞至元祐中芸叟以祕書監使契丹當世留守北門經由始修門生之敬置酒甚驩酒半當世謂芸叟曰京頃作知舉時

祕監賦中重疊用韻以論策甚佳因自為改去擢置優等尚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杯覆懷中於是再三愧謝而去前輩成人之美有如此者然得人材如芸叟者雖重疊用韻亦何愧哉朱希真先生云

曾文肅為相王明清祖王兵部作郎一日文肅曰主上令薦臺諫當以公應詔先祖辭曰某辱知非常一旦使居言路儻廟堂有所不當言之則有負恩施不言則實辜任使願受始終之賜幸甚文肅歎息而寢其

議故外祖祭先祖文曰昔我先公知公最久引公諫
垣公辭不就進退之際益堅素守謂此也
曾文肅元符末以定策功爰立作相壹意信任建言改
元建中靖國收召元祐諸賢而用之首逐二蔡而元
長先已交結中禁膠固久矣雖云去國而眷東方濃
自是屢欲召用而文肅輒尼之一日徽宗忽顧首相
韓文定云北方帥藩有闕人處否文定對以大名府
未除人必刻批出蔡京除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仍

過闕朝見文肅在朝堂一覽愕然忽字呼文定云師朴可謂鬼劈口矣翌日白上以爲不可上乾笑曰朕嘗夢見蔡京作宰相御馬能過邪數日後臺諫王能甫吳材希旨攻文肅上爲罷二人文肅自恃以安然元長來意甚鋭如蔡澤之欲代范雎也甫次國門除尚書右丞踰月之後文肅擬陳祐甫守南都元長以爲祐甫文肅姻家許之於上前因遂忿爭次日入都堂方下馬則一頂帽之卒喏於庭云錢殿院有狀申

啓視之乃殿中侍御史錢遹論文肅章疏副本文肅即上馬徑出城外觀音院盖承平時執政丐外待罪之地也是晚鎖院宣翰林學士郭知章草免文肅相制知章啓上未審詞意褒貶如何上云當用美詞以全體貌詰旦告廷以觀文殿學士知潤州尋即元長爲相時崇寧元年六月也陛辭之際慰藉甚渥云秋晚相見抵潤未久而詔獄興矣臺諫納副本始於此

竑父
舅云

錢穆父與蔡元度俱在禁林二公雅相好元祐末穆父先坐命詞以本官知池州元度送之郊外促膝劇談戀戀不忍捨忽犀吏來謁元度云已降旨內翰除右丞中使將來宣押矣穆父起賀之元度喜甚卒然而應曰卞也何人不謂禮絕之敬生於坐上雖穆父亦爲色動 蔡子因云

范德孺帥慶州日忽夏人入寇圍城甚急郡人惶駭未知爲計疇諸將士無有以應敵其鋒者麾下有老指

揮使獨來前曰願勒軍令狀保無它范信之已而師果退去德孺大喜厚賜以賞之且詢其逆料之策老卒曰實無它術吾但大言以安衆耳儻城破各自逃竄何暇更尋一老兵行軍法邪晁武子云

趙正夫丞相元祐中與黄太史魯直俱在館閣魯直以其魯人意常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正夫必曰來日喫蒸餅一日聚飯行令魯直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正夫沈吟良久曰禾女委鬼魏魯

亶應聲曰來力㪍正整叶正夫之音閤坐大笑正夫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魯亶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虀爾正夫銜之切骨其後排擠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一時戲劇貽禍如此可不戒哉 陸務觀云

林仲平槩仁宗朝耆儒也二子希旦邵顔早擅克家之業仲平没有二幼子尚在襁褓未名既長兩兄迺析其名示不忘父訓曰希曰旦曰邵曰顔後皆爲聞人

衣冠指為名族陳齋之云

范景仁嘗為司馬文正作墓誌其中有曰在昔熙寧陽九數終謂天不足畏謂民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乃裒頑鞠凶託東坡先生書之公曰二丈之文軾不當辭但恐一寫之後三家俱受禍耳卒不為之書東坡可謂先見明矣當時刋之紹聖之間治黨求疵其罪可勝道哉陸務觀云

歐陽觀本廬陵人家世冠冕一祖兄弟自江南至今凡

擢進士第者六七人觀少有辭學應數舉屢階魁薦
咸平三年登第授道州軍州推官考滿以前官遷於
泗州當淮汴之口天下舟航漕運鱗萃之所因運使
至觀傲睨不即見郡守設食召之不赴因為所彈奏
怠於職務遂移西渠州迨成資而卒於任所觀有目
疾不能遠視苟矚讀行句去牘不遠寸其為人義行
頗腆先出其婦有子隨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詣之待
以庶人常致之於外寒燠之服每苦於單獘而親信

僕隸至死曾不得侍宴語然其骨殖卒賴其子而収

葬焉右龍衮字君章所著江南野録載歐陽觀傳觀

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云太僕府君長子諱觀

字仲賓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以文行稱於鄉里少孤

事母至孝丁潘原太君憂時尚貧其後終身非賓客

食不重肉歲時祭祀涕泗嗚咽至老猶如平生喜待

士戒家人俸勿留餘而居官以廉恕爲本官至泰州

軍州判官卒年五十九大中祥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終於官葬吉水

縣沙溪保之瀧岡累贈兵部郎中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年二十九而公卒居貧子幼守節自誓家無紙筆以荻畫地教其子修學書卒年七十二（皇祐四年三月十七日卒於南京留守廨舍）祔葬瀧岡（墓志起居舍人知制誥呂臻撰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篆蓋大理平事陸經書石）有子曰早卒曰修觀文忠所述則觀初無出婦之玷文忠又叙其考妣之賢如此褒螺江人與文忠爲鄉曲豈非平時有宿憾與夫祈望不至云爾信夫毀譽不可深信不獨碧雲騢二書而已不可

不爲之辯文忠公親筆今藏其孫彶家明清親見之
元豐中太原府推官郭時亮首教授余行之有文字結
連外界神宗語宰相王歧公曰小人妄作固不足慮
行之士人爲此恐有謀非便時陸農師爲學官歧公
素不相知欲乘此擠之奏曰學官陸佃與之厚善乞
召問之翌日上令以佗事召直講陸佃對事未宣也
上徐問曰卿識余行之否佃曰臣與之有故初亦甚
厚臣昨歸鄉里越州行之來作山陰尉攜其妻而捨

其母臣以此少之自是往來甚疎上曰儻如此不足以成事矣然農師由此遂受知神宗不次拔擢乃知窮達有命雖當國者不能巧抑其進焉行之既腰斬時亮改京秩辭不受時人有詩云行之三截斷時亮一生休行之靖之族孫也陸務觀云

李端叔之儀趙郡人以才學聞於世弟之純亦以政事顯名為中司八座終以老龍帥成都兄弟頡頏於元祐間端叔於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以為得發遣

三昧東坡師定武辟爲簽判以從朝夕酬唱賓主甚
懽建中靖國初爲樞密院編修官曾文肅薦於祐陵
擬賜出身擢右史戍命未頒而爲御史錢遹論列報
罷去國之後蹔泊頼昌值范忠宣公疾篤口授其指
令作遺表上讀之悲愴之餘稱賞不巳欲召用之而
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祐陵裂去御書世濟忠直之
碑及降旨御書院書碑旨揮更不施行且興獄治遺
表中語端叔坐除名編管太平州會赦復官因卜居

當塗奉祠著書不復出仕適郭功父祥正亦寓郡下文人相輕遂成仇敵郡娼楊姝者色藝見稱於黃山谷詩詞中端叔喪偶無嗣老益無憀因遂畜楊於家已而生子遇郊禋受延賞會蔡元長再相功父知元長之惡端叔也乃訹豪民吉生者訟於朝謂冒以其子受廕置鞫受誣又坐削籍亦略見徽宗實録楊姝者亦被決功父作俚語以快之云七十餘歲老朝郎曾向元祐說文章如今白首歸田後却與楊姝洗杖

瘡其不樂可知也初端叔嘗爲郡人羅朝議作墓志首云姑熟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濁清者謂羅公也蓋指濁者爲功父功父益以怨深刺骨焉久之其甥林彦振摅執政門人吴可思道用事於時相予訟其寃方獲昭雪盡還其官與子端叔終朝議大夫年八十而卒代忠宣之表今載於此生則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顧畀餘忠輒將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臣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禀生艱危忠義雖得之

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常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粤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進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晚叨宥密之司再席鈞衡之任遇事輒發更不顧身因時有爲止欲及物故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脱江魚之葬四年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遭睿聖之臨朝首圖纖芥

之舊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
瞻於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理之能
諧冀神明之見啚未復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
隨空懃田畒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
戀歲時儻粗釋於沈迷或稍紓於報效今則膏肓已
逼氣息僅存泉路匪遥聖時永隔恐叩閽之靡及雖
結草以何為是以假漏偷生刳心瀝懇庶皇慈之俯
覽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

下仁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
遠深絶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扶幽隱以盡人
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
容狂直而無遽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
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
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敘尚使存
歿猶汙瑕疵又復未解疆埸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
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

軫淵衷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
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詞窮形
留神逝紹興中趙元鎮作相提舉重修太陵實録書
成加恩吕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一對云惟宣仁之誣
謗未明致哲廟之陰靈不顯於麻制中時人以爲用
語親切不以蹈襲爲非也端叔自號姑溪老農文有
集六十卷與先人往還者爲多今尚有其親筆藏於
家楊生之子名堯光墜其家風止於選調家今猶在

宛陵姑熟之閭村落中明清前年在宣幕亦嘗令訪問則狼狽之甚至有不可言者蓋繇端叔正始之失使人惋歎王稱東都事略云端叔姑熟人非也

姚舜明庭輝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東坡先生云公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類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雲集

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實一時之勝事也_{姚令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穎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

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於淮而青綃者投於合肥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頼上其墓皆存焉事見於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於淮頼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之集古録云以上東坡先生所撰頼州昭靈侯廣碑米元章作辯名誌刻於後云豈有人而名路斯者乎蓋蘇翰林憑舊碑公名路當是句斷斯頼上人也唐人文贅多如此米

刻略云爾明清比仕寧國因民訟度地四至有宣城令張路斯祠堂基者攷碑言侯嘗任宣城令則知名路斯無疑元章辯之誤矣明清向入壽春幕嘗以職事走沿淮有昭靈侯祠而六安縣有鄭公山山下有龍穴今涸矣乃與公所戰者鄭祥遠也因併記之

曾文肅自高陽帥易青社道出相臺馮文簡作守相見云本郡有一寄居王大卿名尚恭年高不出仕有鄉曲之譽願一見公露少懇款使其自言相予共飯可

乎文肅領之翌日俾之同坐即之甚溫請問云其有一子頗知官學趣向不幸早死啓手足際自云初任荆南掾曹秩滿僦舟汎江而下偶與一娶婦共載因而野合有娠既抵京師分首聞婦人免身得雄後售與曾尚書家作妾今計其子亦十餘歲矣不知果否文肅云某向任三司使日置一獲云本貴種失身自售攜一小兒來見俱隨行某以兒子畜之坐上因令呼來大卿公一見抱持大慟云面貌與亡兒無少異

者今願以見予文肅云雖如此然事不可料聞公今
歲當任子願爲內舉畢齋補牒來當遣人送歸王且
悲且喜彼此後皆如文約文肅諸子兄弟名連絲字
表德上以公字此子取名約字公詳示不忘曾氏而
公詳之異母弟亦連名絢字公敏後易敏功公詳仕
至郡守終奉直大夫敏功子炎以公詳蔭入仕嘗爲
樞密使娶婦在文肅家生二子至今兩族如一家焉
婦亦姓王果名族從弟乃信孺革與其子鼎相繼尹

京云外祖手記

揮麈後録卷六

揮麈後録卷七

宋 王明清 撰

國朝以來自執政徑登元台不歴次揆而升者薛文惠呂正惠畢文簡丁晉公王文惠龎莊敏韓獻肅司馬文正呂正愍章申公何清源鄭華原白蒙亨徐擇之沈守約葉子昂獨相而久者章子厚是也故其罷相制云爲之不置次輔所以責其成功後來秦師垣豈

止倍其數耶前此如王文公蔡師垣雖信任之篤古今所無見之訓詞然中書右府各皆官備而未始專持柄權歲月之深如是秦得志之後有名望士大夫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自小官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循故事伴拜之制伴食充位而已蓋循舊制二府一員伴拜不可闕也稍出一語忤而去之不異奴隷皆褫其職名恩數奏薦俱不放行猶庶官云

御書碑額其始見之宋次道退朝録御書閣名或傳蔡
元度爲請祐陵書以賜王荊公家未詳也次道所紀
碑名之後韓忠獻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曾宣靖曰
兩朝顧命定策亞勲富文忠曰顯忠尚德司馬文正
曰清忠粹德趙清獻曰愛直高武烈曰決策定難顯
忠基慶高康王曰克勤敏功鍾慶韓獻肅曰忠弼孫
溫靖曰純亮范忠宣曰世濟忠直韓文定曰世濟厚
德姚兕曰世濟忠武趙隆曰挺忠馮文簡曰吉德王

文恭曰元豐治定弼亮功成蔡持正曰元豐受遺定策勳臣折可適曰旌武劉仲偃曰旌忠褒節陳長卿曰褒功顯德秦敏學曰清德啟慶御書閣名王文公曰文謨丕承蔡元長曰君臣慶會元度曰元儒亨會吳敦老曰勳賢梁才父曰耆英劉德初曰儒賢亨會楊正父曰安民定功翊運興德史直翁曰清忠亮直秦會之曰决策和戎精忠全德鄭達天云勳賢承訓何伯通云嘉會成功蔡攸曰濟美象賢余源仲曰賢

弼亮功鄧子常曰世濟忠嘉曰蒙亨曰醇儒王黼曰得賢治定蔡持正曰褒忠顯功蔡攸曰緇衣美慶朱䩄曰顯忠童貫曰褒功高俅曰風雲慶會秦會之曰一德格天楊正父曰風雲慶會史直翁曰明良亨會其它尚多未能盡紀當俟續考

元豐中先祖同滕章敏王荆公於鍾山臨別贈言云立德廣量行惠非特爲兩公別後之戒安石亦終身所行之者也先祖云以其所見前二語則相公誠允蹈

之但未後之言相公在位時行青苗免役之法於天下未審如何公默然不應

東坡先生爲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荆公讀之云此韓白優劣論爾元祐中東坡知貢舉以光武何如高帝爲論題張文潛作參詳官以一卷子擕呈東坡云此文甚佳蓋以先生醉白堂記爲法東坡一覽喜曰誠哉是言擢寘魁等後拆封迺劉燾無言也

東坡先生爲兵部尚書時爲説之言黄州時陳慥相戲

曰公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知予不出思慮者胡不以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何物不曾作題目今何可相煩者復强之乃指其首魚枕冠曰頌之曰假君子手爲予書焉可也陳於是筆不及並墨栄且笑曰便作佛經語耶説之請公書是頌曰不揆輒欲著其作頌始初本末如此以視後之學者而留落頽墮負其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頌歸謝甥伋伋聞

而有請所不得辭遂亟識之并以當時所書李潭馬贊歸伋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朝請大夫致仕晁説之題右晁四丈以道跋東坡書著之於編欲使後人知作文之所因真迹今藏謝景思家

李撰字子約毗陵人曾文肅在真定李為教授家素窮約夫人嘗招其母妻燕集時有武官提刑宋者妻亦預席宋妻盛飾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姑婦所服浣衣不潔清各攜其子俱來宋之子眉目如畫衣裝華煥

李之子惷甚然悉皆絃誦如流左右共哂之夫人笑曰教授今雖貧諸郎俱令器它時未易量提刑之子雖楚楚其服但趨走之才耳子約五子四登科三人至侍從二人爲郎彌綸彌大彌性彌遜彌正也宗之子浚止於閤門祇候果如夫人之言 老親云

陳瑊虛中瑩中之弟也以名家典郡知吉州日徐師川通判郡事師川恃才傲世不肯居人下嘗取虛中所判抹而改之然非所長也虛中語師川曰足下塗抹

珹之批判雖不足道然公所改抹未當柰何况夫佐官妄改長官巳判於法不輕即呼通判廳入吏將坐以罪師川知巳之屈也祈原之虛中曰此亦甚易君可使珹之前判如故即便釋吏矣師川於是以粉筆塗去巳之改字以呈虛中虛中遂貫之虛中能以理服師川不復飾非皆可喜也

蔡元度爲樞密與其兄內相摶力祈解政遷出於郊外觀音院去留未定也平時門下士悉集焉是時所厚

客已有叛元度者元度心不能平飯已與諸君步廊

廡觀壁間所畫熾盛光佛九曜變相方羣神逞威之

際而其下趨走有稽首默敬者元度笑以指示羣公

曰此小鬼最巨耐上面勝負未分他底下早巳合掌

矣客有慚者

元祐初揚康功使高麗别禁從諸公問以所委皆不答

獨蔡元度曰高麗磬甚佳歸日煩爲置一口不久康

功言還遂以磬及外國奇巧之物遺元度甚豐它人

不及也或有問之者康功笑曰當僕之度海也諸公悉以謂沒於巨浸不復以見屬獨元度之心猶兾我之生還吾聊以報其意耳韓簡伯云

汴水湍急失足者隨流而下不可復活舊有短垣以限往來久而傾圮民佃以爲浮屋元祐中方達源爲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護其堤岸疏入報可遂免渰溺之患達源名蒙桐廬人陳述古壻多與蘇黃游奏疏見其家集中用載於此臣聞爲治先務在於求民疾

苦與之防患去害至於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於溝
中昔者子產用車以濟涉未若大禹思溺者之由已
溺之心如此故能有仁民之實形於政令而下被上
施欣戴無斁今汴堤修築堅全且無車牛濘淖故途
人樂行於其上然而汴流迅急墜者不救頃每並流
築短墻爲之限隔以防行人足跌乘馬驚逸之患每
數丈輒開小缺以通舟人維纜之便然後無殞溺之
虞比來短牆多隳而依岸民廬皆蓋浮棚月侵歲展

岸路益狹固已疑防患之具不周矣近軍巡院禁囚有馳馬逼墜河者果於短牆隳圮之處也又聞城内續有殞溺者蓋由短牆但係河清兵士依例修築而未有著故官司不常舉行欲望降指揮京城沿汴南北兩岸下至泗州應係人馬所行汴岸令河清兵士並流修牆以防人跌馬驚之患每數丈聽小留缺不得過二尺或有圮壞即時循補其因裝卸官物權暫拆動者候畢即日完築或有浮棚侵路亦令徹去委

都水監及提舉河岸官司常切檢察令天下皆知朝廷惜
一民之命若保赤子聖時之仁術也達源生三子元
修字時敏元若允迪元棐道縱皆有才名扵宣政間
允迪嘗爲少蓬世以爲陰德之感時敏之子即務德也
東坡先生自黄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
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鬧使君
還太守劉士彦本出法家山東木强人也聞之亟謁東
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京師便傳在法泗州

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知州邪切告収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張唐佐云

建中初曾文肅東軸與蔡元長兄弟為敵有當時文士與文肅啓略云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門策杖還朝足迹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元度當國即更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輿頌咸歸於蔡氏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不足養如此老親云米元章

紹興中章子厚在相位曾文肅居西府文肅忽苦腹疾子厚來視病坐間文肅忽思沙棠粥時外祖空青先生曾公卷在侍側咄嗟而辦文肅食之甚美子厚猶未去也詢其速致之術空青云適令於市中貨沙棠餡櫓中買來取其穰入粥中故耳子厚賞歎云它日轉運使才也其後空青仕宦果數歷輸輓

石豫者寧陵人外戇而中狡崇寧初以交通閹寺姓名遂達於崇恩繇是至位中司首言鄒志完再竄昭州

昭慈復從瑤華降復元祐人立黨籍碑皆其疏也當
時士大夫莫不憤其姦兇後五十年其子敦義爲廣
東提刑坐贓黥隸柳州
毛澤民受知曾文肅擢寘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得罪
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壻澤
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席上
賦詩末句云莫學飢鷹飽便飛澤民即席和以呈元
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適從曾

相公池中飛過來者邪澤民慚不能舉手　吳傅朋云

錢昂治郡有聲以材能稱於崇觀間嘗帥秦州時童貫

初得幸爲熈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將迎不暇獨昂

未嘗加禮昂短小精悍老而矍鑠一日赴天寧開啓

待貫之來久之方至昂問之曰太尉何來暮邪貫曰

偶以所乘騾小而難騎動必跳躍適方欲據鞍忽盤

旋庭中甚久以此遲遲昂曰太尉之騾雄也雌邪貫

對曰雌者也昂曰既爾難奈何不若閹之貫雖一時

愧怒而莫能報其後賈大用事卒致遷責陸務觀云
崇寧三年黄太史㑹貶冝州携家南行泊於零陵獨
赴貶所是時外祖曾空青坐鉤黨先徙是郡太史留
連適月極其歡洽相予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是也
帥游浯溪觀中興碑太史賦詩書姓名於詩左外祖
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某方爲流人豈可
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軸豈可不過爲之防耶太
史從之但詩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隨葢爲外祖而設

元祐中有郭槩者東平人法家者流遍歷諸路提點刑獄善於擇壻趙清憲陳無己高昌庸謝良弼名位皆優而謝獨不甚顯其子適任伯後爲參知政事無己集中首篇送外舅郭大夫詩是也趙高子孫甥壻皆聲華籍甚數十年間爲薦紳之榮耀焉良弼顯道之弟也

曾國老弼崇寧中爲湖北提舉學事時王慶曾作學事司幹當公事按行諸郡與之偕行次漢陽欲絕江之

鄂渚國老約慶曾晨炊相與同渡慶曾辭以茹素自於客館飯畢而後追路國老怏怏亟登舟慶曾食未竟忽聞國老中流不濟船中無一人免者慶曾後四十年爲參知政事國老弟即文清用其卹典補官身貴而後有聞 仲躬云

錢忱伯誠妻瀛國夫人唐氏正肅公介之孫既歸錢氏隨其姑長公主入謝欽聖向后於禁中時紹聖初也先有戚里婦數人在焉俱從后步過受釐殿同行者

皆仰視讀釐爲離夫人笑於旁曰受禧也蓋取宣室受釐之義耳后喜回顧主曰好人家男女終是别蓋后亦以自謂也陸子逸云

明清於王岐公孫曉浚明處見岐公在翰苑時令門生輩供經史對偶全句十餘册恨當時不曾傳之也

先祖初任安州應城尉有村民爲人所殺往驗其尸而未得賊先祖注觀之次有弓手持蓋於後先祖即令縛之云此人兩日前差出是處面有爪痕而尸手爪

有血以是驗之當爾訊治果然

米元章崇寧初為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官達綱運置司眞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滑稽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迹元章甚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元章知己也走私僕愬於元長乞於銜位中削去所帶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入敕命以來元章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剌凌晨拜命畢呵殿徑入謁直抵張之廳

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即講鈞敵之禮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證候今日乃使著矣後元章以能書得幸祐陵擢列星曹國朝以任子爲南宫舍人者惟麗懋賢元英與元章二人元章晚益豪放不拘繩檢故蔡天啓作其墓碑云君與西蜀劉涇巨濟長安薛紹彭道祖友善三公風神蕭散蓋一流人也又云冠服用唐規制所至人聚觀之視其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知其爲米元

章也

李良輔者愉入也元符末在永州主岐陽簿有教授李師聃祖道蜀中老儒黄太史魯直之姻家善士也范忠宣遷是郡祖道作詩慶其生初有江邊閑艤濟川舟之句良輔與之有隙遂上其本祖道坐此削籍流九江良輔用賞改秩浸至郡守建炎初吕元直當軸良輔造朝求差遣元直舊知其事詢所以然良輔猶以爲績效歷歷具陳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詳

正欲公自言之爾即命直省吏拘於客次奏於上除其名人皆快之余晉仲云

鄒志完元符三年自右正言上疏論中宮事除名竄新州鍾正甫將漕廣東次年上元廣帥朱行中約正甫觀燈已就坐矣忽得密旨令往新州制勘公事正甫不待括行連夜星馳以往抵新興追逮志完赴司理院荷校囚之正甫即院中治事極其暴虐志完甘爲机上肉矣詰旦忽令推吏去其杻械請至廉下勞問

甚勤云初無其它正言可安心置慮歸休愒處其亦
便還司矣志完出正甫果去且遣騎致饋極腆志完
悯然不知所以又明日郡中宣徽宗登極赦書蓋正
甫先已知矣未幾志完被召遂登禁路紹興二年秦
會之罷右僕射制略云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
四方逮兹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因燭厥理殊
乖素期又云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待卿
斯無負君臣之義此綦叔厚之文𧗓職告詞云聳動

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任
伯之文綦謝媢家也秦大憾之先是高宗有親批云
秦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人心大揺怨讟載路丁卯
歲啓上詔毀宰執拜罷録謂載訓詞也至乙亥歲秦
復知御札在任伯之子伋景思處作劄子自陳大槩
云陛下是時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旨
下台州從伋所追索得之是秋又令其媢黨曹泳爲
擇酷吏劉景者擢守天台専欲鞫勘景思寓居外邑

黄巖山間景視事之次日遣捕吏追逮景思直以姓名傳檄縣令差人防護甚峻景思自分必死將抵郡城外渡舟中望見景備郊迎之儀一見執禮甚恭至館舍則美其帷帳厚其飲食景思叵測是晚置酒延佇座間笑語極驩而罷始聞早已得會之訃音矣又踰旬景思拜處牧之命二事絶相類然終不知所與之獄謂何也

先祖早歲登科遊宦四方留心典籍經營收拾所藏書

逮數萬卷皆手自校讐貯之於鄉里汝陰士大夫多從而借傳元符末坐黨籍謫官湖外乃於安陸卜築爲久居計輦置其半於新居建炎初寇盜蜂起惟德安以邑令陳規元則帥衆堅守秋毫無犯事聞擢守本郡先祖之遺書留空宅中悉爲元則載之而去後十年元則以閣學士來守順昌亦保城無虞先祖汝陰舊藏書猶存又爲元則所掩有二處之書悉歸陳氏先人每以太息然無理從而索之先人南渡後所

至窮力拟録亦有書幾萬卷明清憂患之初年幼力弱秦伯陽遣浙漕吳彦猷渡江攘取太半丁卯歲秦會之擅國言者論會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謗時政初未知爲李泰發家設也是時明清從舅氏曾宏父守京口老母懼焉凡前人所記本朝典故與夫先人所述史藁雜記之類悉付之回禄每一思之痛心疾首後來明清多寓浙西婦家煨燼之餘所存不多諸姪輩不能謹守又爲親戚盜去或它人久假不歸今

遺書十不一存每一歸展省舊篋不忍復啓但流涕而已
唐著作郎杜寶大業幸江都記云隋煬帝聚書至三十
七萬卷皆焚於廣陵其目中蓋無一帙傳於後代靖
康俶擾中祕所藏與士大夫家者悉爲烏有南度以
來惟葉少藴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寘之
霅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貯之極爲華煥丁卯冬其
宅與書俱蕩一燎李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
火於秦豈厄會自有時邪

徐得之君猷陽翟人韓康公壻也知黄州日東坡先生遷謫於郡君猷周旋之不遺餘力其後君猷死於黄東坡作祭文挽詞甚哀又與其弟書云軾始謫黄州舉眼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肉此意豈可忘哉君猷後房甚盛東坡嘗聞堂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東坡北歸過南都則其人已歸張樂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之不覺掩面號慟妾遹顧其徒而大笑東坡每以語人爲蓄

婢之戒君猷子端益字輔之娶燕王元儼孫女爲右
階猶有文采建炎中富季申登樞府以其故家處以
永嘉路分都監時曾覿爲雙穗鹽場官與其子本中
厚善曾既用事薦本中於孝宗遂得密侍禁中韓氏
子弟亦有攀緣而進者本中娶趙氏從聖野之孫即
磻老家女也蘇訓直云
故事兩制以上方乘狨座餘不預也大觀中童貫新得
幸以泰寧軍承宣使副禮部尚書鄭久中使遼國遂

俱乘㧞座䌓是爲例　韓勉夫云

隆興改元歲明清在會稽因爲友人言先人初爲曾氏壻嘗於外家手節曾文肅公日録有庚辰歲在相位日一帙眞迹外家後來失去見於外祖曾空青三朝正論後序矣先人節本偶存焉其中一則記趙諗事諗弟詠於渝州所居柱上題云隆興二年天章閣待制荆湖南北等路安撫使再題云隆興三年隨軍機宜李時雍從行諗不軌事發鏨取其柱赴制勘所并

具奏其所題之意詠坐此亦死如此則隆興之號豈可犯耶友人云願借一觀遂以假之亟馳元本送似當軸者繼即開陳遂改乾道之號友人繇此迺晉用然先人手澤不可復取而此書不傳於世矣友人後登從班交往既厚不欲書其姓名初諗以甲科爲太常博士謁告省其父庭臣於蜀道中夢神人授以詩云天錫雄材孰與戡征西纔罷又征南冕旒端拱被龍衮天子今年二十三繇此有猖狂之志伏誅時適

及歲刑部郎中王吉甫獨引律中文以謂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眞實之狀吉甫坐絀詔改渝州爲恭州諗初登第時太常少卿李積中女有國色即以妻之成婚未久而敗或云馮時可者諗遺腹子也

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使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爲樞密都承旨時祐陵爲端王在潛邸日已自好文故與晉卿善在殿廬待班解

后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篦刀子來欲假以掠鬢可乎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内至晚遣俅齎往値王在園中蹴鞠俅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之意大喜呼隸輩云可往傳語都尉既謝篦刀之貺并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寶位上優寵之眷渥甚厚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上云汝

曹爭如彼好脚迹邪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自俅始也父敦復復爲節度使兄伸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後登八座子姪皆郎潛延閣恩倖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䘏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爲解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俅獨死於牖下胡元功云

揮麈後録卷七